



湿地公园美景  
李 红 摄

太原人欢迎远来的客人,常常要去晋祠公园,追问晋国千年起源;或是去迎泽公园,探寻明清太原几多变化;也可在夜色中漫步打卡晋阳桥,感受城市的新月异。而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,周末踏青的好地方,却少不了去湿地公园走一走。

太原湿地公园南起胜利桥北,北至森林公园西。一个周末,我和家人起了个早,街边来个蒸碗老豆腐,再配上油条、鸡蛋。吃完一顿暖心又暖胃的早餐后,来到汾河边北中环桥附近。

湿地公园以自然风景见长,湿地涵养着淡水、沼泽地、泥炭地等水域地带,被誉为“地球之肾”,具有净化水质、调蓄洪水、调节气候等功能,维系着周边的多样生态。置身其中,有种被自然滋养的感觉。

站在桥上远望,汾水碧如丝带,河中央几处小洲草木渐长,绿意葱茏。水面波光流动,几只小鸟留下点点身影。从旋转楼梯下桥,芦苇静默守在堤岸两侧,水面上不时有鸥鸟飞过,水中还有像黑色鸭子一样叫不上名字的水禽,一会儿伸着头,摇晃着翅羽拨开一片碧绿,一会儿又低头入水,留下一道道漂亮的波纹。这俯仰自在的样子,让人想起杜甫“自去自来堂上燕,相亲相近水中鸥”的诗句。

突然想到朋友光哥,他学物理出身,是个热爱大自然的妙人。我把拍到的划水黑色水禽发给他,他马上回复:“这是白头水鸡,又叫白骨顶。”我在心里纳闷:鸡也会游泳?明明看到的黑模样,还有白头?它叫“水鸡”兴许有些道理。资料显示,白骨顶是一种游禽,擅长游泳和潜水。它们经常穿梭在芦苇间或是水草边的开阔水域,遇到人类或意识到有危险时,会马上潜入水中或芦苇丛中。平时多贴近水面低飞,非常危急时会起飞,但起飞时需要在水面助跑。光哥还发过几张他观察到的啄木鸟、凤头鸊鷉、花栗鼠等照片给我科普。我的脑中却已经有了眼前白头水鸡欲起飞的画面。

继续向前,来到塑胶步道。恍惚间,仿佛又回到了今春,这里花树林立,白色的杏花俏立枝头,明媚的西府海棠袅袅含苞。再往北来到石趣园,造型各异的石块旁,粉红的榆叶梅花色浓烈、骨朵紧密,无需绿叶搭配、无惧行人颜色,全然开放的样子透着一股自信爽利,如同个性亮眼的女郎;淡然绽开的杏花低调温和,轻风过处花落枝头,几乎听不到声响就铺落地上,稳稳地托住了掉落的松球,让人瞬间明白古诗文中“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”之妙。在这一浓一淡的花色映衬中,桃花不急不慢,妩媚中透着清丽,有种灼灼其华、不容忽视的姿态。

身边,不时来往着骑自行车的人、跑步锻炼的人、手推车载着婴儿慢行的人。骑自行车的人流、分好几种,有装备齐全的专业骑行者,有骑着公交自行车或共享单车悠闲而逛者,有骑着简易家用自行车全家出行者。期间,一位爱美的女士骑车经过,头顶的棒球帽边插着一朵浅粉色的花儿随风拂动,青春而靓丽。

沿着水边走进一条小路,两边的芦苇长得比我还高,随风摇曳。走过长长的芦苇丛,水草一簇簇生长,绿草草地投映在水面。有小朋友蹲在浅水边摸鱼,一条中等个头的鱼儿趁他不注意,从网兜中跃出,一下扑入水中。小朋友并不生气,反倒催促:“鱼儿快游吧。”

今人循水而行,纳凉、垂钓、搭帐篷露营;古人亲水避暑,亲近自然。今天的城市与自然越来越和谐,出门有花开、有鱼游,是对生态之美的最大敬畏。

湿地公园,已成为市民休闲康养、感受生态之美的好地方。穿过欢乐桥,还可一路北行,经过纪念傅山的“悬壶”雕塑,望月阁、翰墨苑、叠翠轩等古典建筑,溯游而上到达二龙山。

那里有中北大学,还有窦大夫祠,到了汾河太原段水源附近。

这一泓流水,这一片湿地,滋润着这一座城。

## 锦绣太原·公园篇(8)

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来源百度

总会有一个盛夏,让人刻骨铭心。这个盛夏,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情,是参加由天津散文研究会主办的“晋泰轩杯”三晋采风之旅。

那天上午,我来到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的晋祠。跨过一座水泥小桥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晋祠西门两边两棵参天大树。它们像两座小山一般,平地而起,威武气派,树干挺拔,俨然两位护卫晋祠的军容严整的哨兵;那笔直的树干,撑起如云的树冠,树叶葱郁繁茂,遮天蔽日,不透一缕阳光,恰似两把张开的绿色大伞,惹人注目;一阵阵夏风吹过,树梢欢快地随风翩跹起舞,树叶发出哗啦啦啦的声音,活像在演奏着律动十足、悦耳动听的迎宾乐曲。

晋祠,是一处自然山水与历史文物相交织的风景名胜区。在这里,随处可见古树参天,流水潺潺,鸟儿栖息枝头,与人和谐相处。有人说,晋祠的美,美在一花、一草、一院落;美在一山、一水、一殿堂。我要说,晋祠的美,美在那一棵棵躯干挺拔、扶摇直上青天的树木。

置身松水亭,举目可见,有几棵硕大的古树耸立在一块空地上,坚守着自己的初心。我即刻跑过去,轻轻地抱了抱粗大的树干,根本就环抱不过来;我凝视着它那苍老的皮肤,一道又一道的树纹,盘根错节,有的地方隆起,有的地方凹陷,如拧着的一根根粗大的钢筋,缠满了它的全身。我深知,这是岁月刻下的印痕。抚摸着深深浅浅的树纹,我仿佛触摸到了时光的脚步,看到了时光流逝的轨迹。抬头仰望那几棵古树,飒飒间,夏风拂面,深绿色的叶子,晃了晃身姿,在高处凝望着红尘阡陌。我站在两棵古树中间,感受到沧桑年轮雕琢着的岁月痕迹。它们相生相伴,并肩而立,挺拔的身姿直插云端,犹如老夫老妻一般,互相搀扶,紧紧依偎,亲密抚摸,甜蜜亲吻,不离不弃;枝枝蔓蔓,挨挨挤挤,共担风雨,同享阳光,真的令我为之动容!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在参天大树下,是多么渺小,多么微不足道。可我心里清楚,人不可能像树那样,一活就是百年、千年,但无论可活多少年,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,就应该同树一样,让自己的人生活出精彩,活出味道,活出价值!我奢望活出树的模样,巍然挺立,阅尽人间春色。

前行十余步,我突然发现,在不远处的小河岸边,古树身旁,长着许多茂盛的小树。我痴痴地在想,那些粗细不一的小树,肯定是古树逐渐繁衍的。暮然间,“瓜瓞绵绵”一词涌进我的脑海。树木亦如同人类,子孙繁衍,相继不绝。千姿百态的各种树木,真的是一道震撼人心的



## 向一位老兵致敬

周跃平

父亲周洪旺离开我们近两年了。在今年的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,我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,心里有太多的话想写给父亲,并以此文向一位渐渐远去的老兵致敬。

父亲的出生地江苏省泰县,即如今的姜堰区,在解放战争初期是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地方。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,受参加了新四军的族人的影响,父亲当上了儿童团长,这也招来了当地一些顽固势力的忌恨。日寇败退后,泰县周边成为国民党部队经常与解放军制造摩擦的地区,有时还侵占父亲的老家洪林乡。不满16岁的父亲只好于1946年8月离开老家,赶往数百里之外的涟水县参军入伍,被编入华中野战军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。父亲刚入伍就参加了涟水保卫战,后随部队参加了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,转战江苏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等地,多次负伤,腿部还留有无法取出的弹片。在解放战争中,父亲三次立功受奖,于1948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52年9月,响应党中央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的号召,父亲随所在部队跨过鸭绿江,千里行军至东线元山港,担负海岸防御任务。1953年5月开赴中线五圣山,参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上甘岭战役,死守537.7高地,与兄弟部队一道,同仇敌忾,打出了国威和军威,取得了最终的胜利。父亲在作战中机智勇敢,荣立了三等功。

1955年10月,父亲从朝鲜回国,赴洛阳步兵学校学习两年。毕业后,他首次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故乡。回家后才得知,当年他参军不久,国民党还乡团突袭洪林乡,抓走了我的奶奶,以她是解放军亲属的罪名拘押起来,是我的舅爷当掉了金戒指,换成30块大洋,才把我奶奶救了出来。十年来,家中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,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。父亲的突然出现,对全家人来说真是天大的惊喜。

此后,父亲一直在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组织处,秘书处工作,1963年5月调入总政军乐团。1964年10月,父亲和军乐团的同志因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的排练工作,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,并且合影留念。

1970年1月份的一个傍晚,白天还在与战友们一起

# 晋祠的树

王友明

生命景观。它们根植大地,不屈不挠,向上挺进,直刺苍穹,这是一种精神,一种意志,一种生命的倔强展示,值得学习和尊敬!

说心里话,我尤其敬重晋祠树木的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、喜怒相通的那份机缘;我尤其敬重晋祠树木的携手并肩、相互扶持、相濡以沫的那份情感;我尤其敬重晋祠树木在残阳似血的黄昏,边沐浴夏日里炙热的微风看落日,边憧憬美好未来的那份逸致;我尤其敬重晋祠树木的逆途跋涉志不改、道路坎坷情不变的那份执著!

游走在晋祠,令我最为钦敬的还是那两棵“互相依靠”的古树,一棵站立,一棵侧躺,且树龄都超过2000岁。那树身向南倾斜,与地面成45度角,头枕古柏,形若游龙侧卧的古树是周柏,亦称“卧龙柏”,又叫“齐年柏”。据导游讲,当年,同时种植了两棵柏树,相生相伴,意为比翼齐年。遗憾的是,其中一棵因身上长了树瘤,被砍伐掉了。茁壮生长的周柏,痛失同伴后身体慢慢向左倾斜,以表达思念和哀悼之情。在周柏慢慢倒下去的时候,恰好被另一株柏树撑住了,它既撑住了周柏,又保护了晋祠的国宝建筑圣母殿。故而,被人们称为“功臣柏”“撑天柏”。人们也亲切地称它们为“父子柏”。欧阳修曾写下“地灵草木得余润,郁郁古柏含苍烟”的诗句;傅山曾为周柏立碑——“晋源之柏第一章”。久久站立在古树下,一缕神圣的气息扑面而来,我仿佛与古人有了心灵的沟通。细细观看古老的柏树,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生命顿悟,打内心深处赞叹它生命的顽强与坚韧。它从周代至今,经历了历朝历代的风风雨雨,虽然老态龙钟,却体魄依然健壮,成为中华古老文明的见证者。它不惧严寒酷暑,数千年痴情守护着圣母殿,那种执着的精神,令人敬仰!我拿出手机,遂将它的身影留存在记忆里。

离周柏不远处挺立着一棵小白杨树,它主干粗壮,挺拔修长,笔直而上,有四五层楼那么高。望着它,我不由得想起了那首耳熟能详的军旅歌曲:“一棵呀小白杨,长在哨所旁。根儿深、干儿壮,守望望着北疆……”历经风雨,一棵棵小白杨已长成参天大树,成为一代代人扎根边疆、无私奉献的象征。我想,这棵孤傲的白杨树不同样成为扎根晋祠、无私奉献的精神象征吗?

导游告诉我们,晋祠古槐有三棵最为著名。一棵是水镜台前的唐槐,一棵是东岳祠旁的汉槐,一棵是关帝庙里的隋槐。唐槐,是三棵古槐中最年轻的,枝繁叶茂、英姿勃发,浓密的树荫遮蔽了炙热的阳光,带来一片清凉;汉槐,高一丈多,树身要两个人拉手才能合抱,



## 向一位老兵致敬

周跃平

挖防空洞的父亲被领导找去谈话,通知他马上前往山西省太原市。接到任务后,父亲二话不说立即整理行装,按时前往太原市警备区报到。组织上考虑到父亲在总政军乐团的工作经历,就把他安排到刚刚成立的一家歌舞团,担任军代表兼党支部书记。

面对从各个学校新招来的十来岁的小学员,父亲既要做团领导,给大家讲思想政治课、抓专业训练和各项演出;又像是一位慈父,尽力改善伙食和住宿条件,关心每一位学员的身心健康。那时仍处于特殊历史时期,父亲却敢于顶住压力,大胆启用和引进了一批专业人才,还把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学员推荐到总政军乐团接受一对一的指导,使这些学员的演奏水平有了质的提升。父亲经常带领学员们上矿山、下军营、进学校,进行慰问演出,与大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40多年来,这些学员们从未忘记当年的“军代表”,父亲后来的八十、九十寿辰,都是当年歌舞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手操办的,至今想来仍令人感动不已。离开歌舞团后,父亲先后在太原市文化局担任副局长,在北郊区人民武装部担任副政委。1979年转业到一家国有企业任厂党委副书记,直至1990年离休。

父亲留给我们最可贵的品质,就是豁达与乐观的生活态度。转业后的一段时期,父亲所在企业的效益很不好。当初留在北京的老战友们电话中为父亲抱不平,父亲却说当年与他同一批入伍的500多位战友,到新中国成立仅有少数人活了下来,同这些烈士相比,自己怎么还会感到不满呢。

也许有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,父亲对生活充满了热爱。在北京卫戍区工作时,父亲就接受过游泳和马拉松集训,又酷爱打乒乓球。离休后,父亲成为太原市钓鱼协会会员,一根竿子,一只马扎,乐做迎泽湖畔一钓翁,他的钓技也时常让钓友们竖起大拇指。这就是我们可亲可敬的父亲,他对和平年代生活的珍惜和满足,深深地感染了我们,让我们这些后辈们懂得了感恩,学会了知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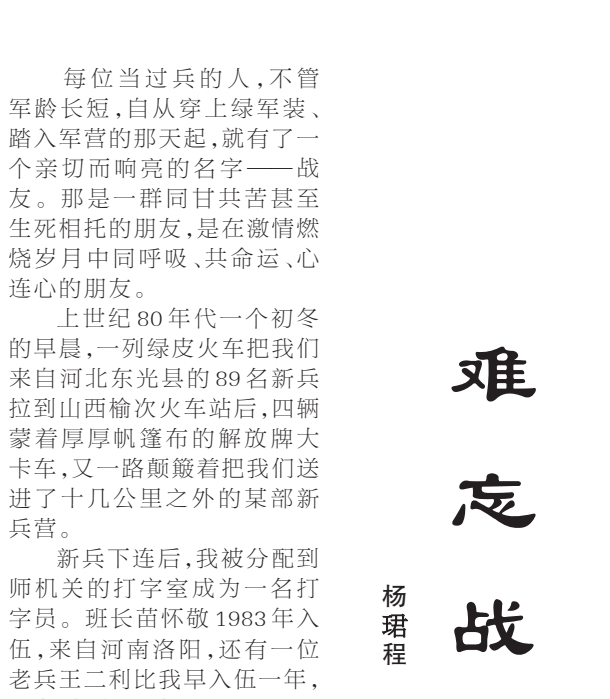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此刻,我想对父亲说,您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,您的风范让我们终生受益——老兵,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

晋祠周柏

是最古老的一棵;隋槐,树身粗得要六个人合抱,老干扶新枝,薪火以相传。是啊,晋祠的古树之美,融汇着自然与人文的韵致,交织着历史与现实的脉络,释放着古老的生命气息,为晋祠灿烂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!

千年古树,是活着的文物,是历史的见证,它承载着的文化是厚重深邃的,其核心价值在于赓续和弘扬传统文化。在这一点上,晋祠的树,厥功至伟!



## 难忘战友情

杨瑞程

新兵下连后,我被分配到师机关的打字室成为一名打字员。班长苗怀敬1983年入伍,来自河南洛阳,还有一位老兵王二利比我早入伍一年,他的老家是内蒙古西县的。那时我们用的还是铅字键盘的老式打字机,文件材料都是把铅字打在蜡纸上,然后再涂油墨油印。标准高、要求严,加班加点就成了家常便饭。苗班长是留下来准备转志愿兵的,二利有一时间就抱着书本复习文化知识,立志考军校。他们耐心地给我讲解技术操作、介绍机关的各种情况,督促我尽快适应环境,苦练技能,投入工作。后来,战友二利考上了广州第一军医大学,打字室就剩下我和班长两个人,工作任务更重了。苗班长鼓励我好好复习文化,明年也争取考军校。为了支持我学习,工作上许多事情他都自己揽下来了。

入伍的第二年,我参加了部队院校的招生考试,但因档案原因落了榜。得到消息的当晚大雨滂沱,都凌晨3点多了,我还独自坐在机关大院的小花园里,一个人呆呆地望着雨后的夜空发愣。其实我当时不知道,那天苗班长一直在远远地跟着我,一晚上也没睡。

军务科的领导和许多战友都来看我,安慰我,苗班长更给予我莫大的关心和帮助,让我很快又重新起工作和生活的信心。后来又从事了新闻报道工作,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,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宣传部队的新人新事新风貌,在和战友们长年累月的真心相处中,我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战友之情的可贵。

在我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十年时间里,得到了多位领导和同志们关心、支持和帮助。

2008年底,我率领中国第八批赴利比亚维和医疗队远赴西非执行维和任务。在异国他乡的土壤上,我和战友们团结一心,攻坚克难。大家心往一块儿想,劲儿往一块儿使,圆满完成了国际维和任务,战友之间互相关心、互相爱护、互相帮助的感情更加深厚。在任务区的日子里,在宁静茂密的热带雨林中,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岸边,在酷暑难当的战区医院里,在风险无处不在的医疗救助现场,我们维和医疗队战友们勇往直前的身影,在这块贫困战乱的西非大地写下了一段非凡的篇章。

虽然离开部队已经多年了,但每逢“八一”建军节来临的时候,每当看到军人军装、听到军歌军乐、见到军旗军营,哪怕是欣赏军事节目的时候,我总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,不由得想起自己所经历的军旅生活,想起那些难忘的战友们。

人生最美是军旅,军旅最美战友情。战友情,会魂牵梦萦地伴随你一生。